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

慈禧

# 宫廷秘史

王振华 / 著

林多断  
长街

北京燕山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

王振华 / 著

# 慈禧秘史

一位二十七岁的女人，一位如花似玉的女人，一位是皇帝的女人，一位是红墙内的主人，一位是红墙内的狗。

她是皇上的女人，居然有皇帝以外的情人。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慈禧宫廷秘史/王振华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4

ISBN 7-5402-0857-0

I. 慈…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4930 号

责任编辑:里 功

封面设计:李法明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3.5 印张 960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58 元(全三册)

走出红墙，便是自由的天空，他们为什么在红墙内偷情？

专一是一种美德，但这种美德里包含的是不是爱情本身？

爱情是一种契入，没有商量的爱情又为何这么羞羞达达？

作家王振华创作的《慈禧宫廷秘史》展示的是慈禧与荣禄的爱情故事。

一条狗、一条灰色的狗，正在情山雾海中穿行，或许它正是人们渴望已久的爱情。



## 第一章

一间昏暗的卧室里，门紧闭着，厚厚的枣红色窗帘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只有一处露着光，射进一束惨淡的阳光。室内的桌子、椅子和各种陈设上都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一股股因潮湿而发出的霉气，弥散在室内，给人一种恶心的感觉。

明善懒懒地躺在炕床上。

他觉得浑身酥软，便点上烟灯，开始“吱——吱——”地抽着大烟。

现在的明善，远非当年做内务府大臣时的明善了。他两颊干瘪，面色清癯，头发、胡子白了一多半，一双手象两只搂柴的杈子，干干瘦瘦；眼皮下垂，下眼睑明显地鼓了起来，象一个沦落街头的孤身老头子。

刚刚罢了内务府大臣时，他仍雄心不老，壮志不衰，想尽千方百计到处活动，期盼着有一天两宫太后开恩，重新起用他。结果银子花得不少，一点收获也没有。正当他灰心丧气的时候，同治帝亲政，他死灰一般的心境又迸发出一串火星。因为新皇亲政，一定要大赦天下。他觉得自己很有希望遇赦，即使不能再回内务府当差，也能当一名别的大臣。于是，他又上下活动，终日奔走，又花了不少银子。可是赦令颁布，却没有他的名字。他有

点绝望了。可他还有诺大一座府第，还有几十万两银子，便作起了当“寓公”的打算，决定再不去走门子、拉关系，白白把银子扔出去了，要本本份份在府里过几天清闲舒适的好日子。

祸福无常，谁知耿联江被荣禄抓到九门提督衙门，在审讯时招出明善曾诈过他五、六万两银子。荣禄认为明善罢官后仍不安份，便把此事报到了宗人府，请宗人府出面处理明善。

明善是旗员，自然受宗人府管束。

宗人府左正是肃亲王华丰。

华丰与明善原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后来反目为仇了。原因也很简单，是为明善的二姨太引起的。

明善的二姨太原是杭州的一个名妓，妓名叫筱香玉。

咸丰五年，肃亲王华丰奉旨到江南查访漕运，在妓院里认识了筱香玉。那时华丰才三十多岁，正是丰华年龄。筱香玉才十六岁，长得水灵活鲜，美不胜收。因此，华丰决定买筱香玉为妾。岂知与华丰同行的查漕副使明善先一步已认识了筱香玉，也想买了作妾。

华丰既是一家王爷，又是查漕正使，明善自然不敢抗争。

于是华丰出五千两银子买了筱香玉。

朝廷有规矩，钦差大臣出京当差是不许携带家属的，在外纳妾更要受到严谴或处分。

华丰是知道这一规矩的，因此极其秘密地把筱香玉接到自己的住处，不敢对任何人讲。但他认为明善是自己的好朋友，不仅把情况告诉了明善，而且还引明善去会见筱香玉。

其实筱香玉打心眼里喜欢的不是华丰，而是明善。因为华丰其貌不扬，长得有点痴眉呆眼，也不善与女人调逗，生活一本正经；而明善是有名的风流人物，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又极善讨女人的欢心。

因此她虽然作了华丰的妾，心里却想着明善。

因有此一节，明善便几次趁华丰不在，潜入暗室与筱香玉幽会。他还与筱香玉约好，找机会把筱香玉从华丰手里夺过来，据为己有。

明善为了达此目的，不惜坑害朋友，秘密给他京中当御使的朋友写了一封信，把华丰“暗室藏娇”一事告诉了这个朋友，请朋友上疏弹劾华丰。

御使是专门纠劾朝臣劣迹的，获此消息的第二天就递了一道奏折。

咸丰帝览奏毕，立刻派吏部尚书去查办这件事。吏部尚书星夜出京，借口到杭州休养，不过早惊动华丰。

吏部尚书来到杭州，不几天便查明情况，上奏朝廷，请旨发落。

按吏部尚书之意，是要将华丰“交部议处”的，但咸丰帝因华丰是自己的堂兄，为人也老实厚道，便从轻发落，免去华丰钦差之职，命其火速回京，并将筱香玉遣返妓院。

明善趁此机会，偷偷买了筱香玉，托给他的一个朋友照看。他查办漕运的差事完毕，便回京去了。

三个月后，这位朋友秘密地将筱香玉送到京里。这样，筱香玉就被明善纳为小妾了。

对此，华丰毫无知觉，仍与明善过从甚密，亲密无间。

一次华丰来明善府上约明善去游香山。因华丰是这里的常客，也不用门上通报，便径直走到后院。

在一个月门口，华丰正好与筱香玉撞了个满怀。华丰一眼就认出了筱香玉。

其时，明善已娶了四房姨太，筱香玉已受到了冷落，心里恨死了明善。因此，当华丰问起原委时，她便把明善如何坑害华丰，趁机夺妾的经过告诉了华丰，并声言自己还是愿意回到华丰的身边的。

从此，华丰与明善翻了脸。

华丰虽然恋念着筱香玉，但又苦于无法制服明善，一颗报复的种子只好埋在心底，等待着发芽的机会。

现在机会等到了，华丰借明善敲诈耿联江银子一案，便大作文章，跟明善过不去。

本来，这件事可以按“追回敲诈银两，拘明善入宗人府自省三个月”而处理，可肃亲王华丰却将明善拘入宗人府狱中，并下令抄查明善之府。

抄查时，华丰亲自带人到明善府上坐镇指挥，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临行前，他召见了筱香玉，问筱香玉是否愿意回到他的身边。筱香玉自然乐从，便由华丰当晚派一乘小轿，将她偷偷接入肃王府。

明善的府第，也在华丰的主持下，将其三分之二充为公产，只留三分之一给明善的家眷居住。

明善在宗人府的狱中整整关了一年，才被放了出来。

他回到府中，二姨太、四姨太早逃之夭夭，嫁了别人，只留下明太太和五姨太妙静。

如果妙静不是因牵连在向耿联江敲诈银子案件中，受到监看，说不定也早跟人走了。

他落到这份地步，心里虽然又气又愤，但也无可奈何，只能付诸一声长长的哀叹。

对肃亲王华丰夺走筱香玉，他倒觉得应该。他后悔自己当初不该那样对待华丰，夺人所爱；现在人归原主，反而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家道衰落，生活自然大不如前。在糖盆蜜罐中长大的妙静，怎么也过不惯这清苦的日子。明善在狱中，她受监看，虽然牢骚满腹，也不敢发作，只好忍气吞声，跟明太太一起聊度光阴。等明善出狱，案子了结，她也撤消了监看，便渐渐放肆起来。她饭

吃不得，衣穿不得，嫌这嫌那，什么也不顺心。有时跟明太太吵闹，有时跟明善吵闹，把个家搅得鸡犬不宁。

明善和明太太都拿她没办法，只好由着她。

有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明善毕竟是内务府大臣世家出身，各种关系很多，而且底财还有不少，日子还是可以宽宽余余过下去的，只是没有了权势而已。就因明善失掉了权势，妙静就忍受不了，觉得门庭冷落，受人小瞧。

还有一个原因，明善已是一个快要六十岁的老头子了，她才二十二、三岁，正处妙龄，在心理上、生理上都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因此，她几次闹着要离开明善，另行改嫁。

明善人虽老了，但心还不老，还想让一个妙龄女郎陪着自己。况且妙静又生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他怎么舍得让她离开呢！因此，他处处委屈求全，事事由着妙静、让着妙静，希望以此能挽留住妙静。

岂料妙静不中惯，越惯脾气越坏，越惯越闹得厉害，把明善整得象小鬼一样。

其实，妙静也是怪可怜的。你想，一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整天陪着一个瘦干老头子，能顺心吗？能高兴起来吗？她积郁心头的闷气不发泄岂不要憋死！

光发脾气也是不能求得解脱的。妙静终于找到一种寻找解脱的办法，就是把大量时间用在看书上。她的注意力只有被书紧紧吸引过去，心情才变得开朗，似乎置身于另一种境界。

当时，明清以来的话本、小说特别流行，明善当内务府大臣时收集了不少，都存在书斋里。

妙静一有空便钻入书斋，伏在几案上读书。她一坐就是半天，有时要读书读到半夜才回房休息。

可书斋里的存书是有限的，她的时间却是无限的。因此，书斋里存放的那些话本、小说，她全部读完了。有些象《三国演义

义》、《水浒》、《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醒世恒言》、《拍案惊奇》……等书，她甚至读过了几遍，书斋里已无书可读了。这不，前天她从一个客人的嘴里得知琉璃厂的“五柳居”、“延庆堂”、“文萃堂”等书房里新进了不少话本、小说，便不顾明善的阻挠，一个人带着银子去买书。可谁知她走了三天了，还没回来。

明善为了寻找妙静，在北京城已奔走了一天一夜，从昨天一早出门，到今天上午十点多钟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因找不到妙静，他又急又气，一头栽倒在妙静的卧室里，想好好睡一觉，休息好了再去找妙静。可他躺在炕床上，思绪如潮，怎么也睡不着，只好一个劲地抽大烟。

明太太轻轻推开门走了进来。

她走到炕床边，低声问明善道：“找着了没有？”

明善放下手中的烟枪，摆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道：“没有。”

明太太安慰道：“老爷，你也别急，也许妙静碰到了什么熟人，被留在熟人家里玩几天。回头我叫两个家奴出去打听消息也就是了。”

明善网满血丝的眼里流露出丝丝悲凉，毫无信心地说道：“我有一种预感，妙静这次走了是不会再回来了。是我不好，她那天上琉璃厂买书，我应该陪她去。”

“你去她娘家看过没有？”明太太又问道。

明善坐起来，苦笑一下说道：“怎么能不去她娘家看呢！她娘家的人听了也很是不安，央人到处去寻找……”

“也许她娘家的人已经找到了她。”明太太安慰明善道，“老爷放心吧，她娘家若找到了人，很快就会送消息来的。”

明善没有说什么。

稍停片刻，明太太关切地问道：“老爷还没吃过饭吧？”

“我不想吃。”明善回答道。

“不想吃也得吃。”明太太劝说道，“人是铁，饭是钢，怎么能不吃饭呢！老爷，你想吃点什么？说出来我亲自到厨房给老爷去做。”

明善觉得明太太的话有理，此时也确实感到肚子空空的，需要吃点东西了。于是说道：

“也好，你就去给我熬点稀粥，拿几块云片糕来吃吧。”

“稀粥有现成的，我这就给老爷端来。”明太太说着出去了。

明善吃了一碗粥、几块云片糕，又抽了大烟，精神好多了。他突然想到一个找人的办法，写了几十张寻人的红纸帖子，命两个家奴四处张贴。帖上写着：

鄙人有一小妾走失，至今未归，有知情者速来府上告知，赏银二十两。小妾年有二十二岁，名叫妙静，梳燕尾头，穿绿色旗袍。

明善谨告

等家奴们拿着帖子走了，明善又躺下，闭上眼睛想开了妙静……

在琉璃厂附近的一所叫“逸居”的小院里。

一道长长的影壁挡在门口。影壁的后面是一个方圆约几十丈的水池，池中水清荷绿，一座小巧的假山建在水池中央。池畔种了一圈各色鲜花，有鸡冠花、马兰花、剑莲花、绣球花、金丝莲、芍药……花圈外是一道柏篱，一尺七八寸高的侧柏修剪得整整齐齐，长得郁郁葱葱。院子的正中是一座两层小楼，雕梁画

栋，彩漆一新；东西厢房，粉壁青瓦，飞檐斗拱。

妙静穿一身艳丽的服饰，满头珠翠，喜滋滋地坐在楼上的一间布置华美的房子里，一边欣赏着楼下的山水花卉，一边回忆着近两三天内在她生活的长河中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和突如其来收获——

前天，她只身坐一乘小轿，来到琉璃厂，很快就为琉璃厂的繁华、热闹所吸引。

她是第一次来这里，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趣，象置身于一个新的天外世界。

琉璃厂是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山西潞安府的一个姓赵的工匠在北京郊外门头沟创建的，专门烧制琉璃砖瓦和琉璃制品。那时，北京叫大都。忽必烈在大都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所用琉璃砖瓦均从这所琉璃窑购买。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开始兴建北京的宫殿，准备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负责督造宫殿的官员嫌到门头沟拉琉璃砖瓦太远，便动员赵窑主在北京南门外的海王村另建一座琉璃厂。不久海王村建起了一座规模比门头沟更大的琉璃厂，叫做内厂，所烧制的琉璃砖瓦专供兴建内宫使用，实际上由私窑变成了官窑。

清康熙三十三年，因京都宫殿基本修建完毕，平日修膳所用琉璃砖瓦从门头沟搬运也就够了，所以下令取消海王村的内厂。从此，琉璃厂的废址上建起了一条文化街，人们还按习惯把这条街叫做琉璃厂。

到乾隆年间，琉璃厂这条一里多长的街，已建设得相当不错了。街内建有官署、公廨、作坊、神祠、各种店铺客栈，有卖绸缎布匹的，有卖古玩字画的，有卖珠宝玉器的，有卖金银首饰的，有卖糖果小吃的，有卖日用杂货的……但最多的是书肆、书摊、书店。

这条街的东头有三座门，西头有一座门。街的正中有一座拱

形石桥，桥下是一泓清澈见底的绿水。桥东北是建造宏伟的公廨，桥西北是雕梁画栋的瞻云阁。

瞻云阁是原琉璃厂的正门。街道上，树木茂密，浓荫万态，苍翠碧绿的树叶几乎把上空遮蔽，青砖铺就的路面上洒下斑斑驳驳的光点。

跨过石桥而西，有一座高约数丈、方圆数百丈的土阜。上面林木扶疏，亭台隐隐，石阶迤迤，游人可以登高远眺。

西门外有一片广场，是专供江湖艺人卖艺的地方。这里有耍杂技的、耍猴的、斗鸡的、玩木偶皮影的、挂唱西洋景的……观众一滩滩、一圈圈，不时传来喝采叫好声。

街内各种金字牌匾不计其数，高高低低地悬挂于每一建筑物的门楣上方。各种建筑的房顶上都盖了或黄或绿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着熠熠的光彩。大多数门楼上都挂着形状各异的彩色琉璃灯，缨络、珠串闪现着珠光宝气。几座秦楼楚馆，轻歌曼舞，阵阵笙歌箫咽之声不绝于耳。更有四库馆——乾隆帝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建——达官显贵出出进进，车马轿舆不断，给这条街增添了另一种气氛。

妙静是在东门下轿步行的。

她一路走，一路观赏着街道两旁的店铺和各色行人。

她发现，有不少风流才子领着自己的姬妾，到处游逛，一忽儿穿行于人流之中，一忽儿站在柜台前挑选自己心爱的物品，一忽儿又嘻嘻哈哈地笑闹着。她有点嫉妒他们，但更多的是羡慕他们。

她忽然想到明善那佝偻的身子，干瘪青瘪的面容和花白的胡须，不由一股悲凉涌上心头。她似乎觉得行人已发现她是一个六十老翁的小妾，不觉满脸羞愧，只好把头垂得低低的，不敢正视任何人。

她在“五柳居”买了一包新出版的话本、小说，包好了正要

走，忽然发现一个十七、八岁的美貌少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看到那少年高高的个子，白净面皮，脑后拖一条黑油油、粗实实的长辫子，目光炯炯，气宇轩昂，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

她不便在此久留，便匆匆走出店外，向石桥走去。

不知怎么，她站在石桥上，心跳得很厉害，象怀里揣着一个不安份的小兔子。

她红着脸，坐在桥栏上，低头望着桥下的绿水。她的头脑里轮番出现着明善和刚才见到的那个俊美少年的面影，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涌上心头，苦苦地缠着她，折磨着她……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一个清脆的嗓音突然传过来。

妙静扭头看去，原来是刚才在“五柳居”见到的那个俊美少年站在她的身边。

他文质彬彬，面带微笑，双眼盯视着她。从他头上戴的宝石缎珊瑚疙瘩瓜皮帽和身上穿的大红长袍外罩湖色镶边暗花马褂判断，他一定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

她又一次羞得满脸通红，想赶紧离开桥上。可她在一种潜意识的作怪下，又不愿离去，而且几次偷眼觑看那俊美少年。她能看出来，这位俊美少年不仅风流倜傥，而且面容和善，没有一点恶意。于是，她面对桥下，低声回答道：

“我是来买书的。家里没人陪我，就我一个人出来了。”

“我刚才在‘五柳居’已看到了。”那俊美少年向前挪了一步问道，“你喜欢看话本、小说？”

“嗯。”妙静点点头道。

“不过，你买的那些书写得并不怎么样，文笔差是其次，主要是内容较俗，不能登大雅之堂。”

青年男女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是不合礼仪的。

妙静本不想再答腔，可不知是神差还是鬼使，便不由自主地说道：

“我也知道这些书写得不怎么样，只是苦于买不到好书，家里又无聊得慌，无以打发时光，便买了带回去消磨时光。”

那俊美少年想了想说道：“小姐若想看到好书，我倒可以帮忙。不知小姐肯不肯随我到一处去？”

“到哪里？”妙静问道。

“不远，”那俊美少年用手向西边指指说道，“就是桥西的‘逸居’，离此只有六、七十步远。”

妙静一再提醒自己，跟着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男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不合适的，于风化、礼仪、道德、声誉都没有利。但是迟疑一阵，她还是为找到自己爱读的好书而从桥栏上站起来——与其说是为了找到好书，勿宁说是不忍离开那俊美少年。

俊美少年在前边带路，妙静低着头，默默地跟在后面。

他们来到“逸居”门前，妙静抬起头来，举目看看门楣上用隶体字写的“逸居”两个字，不由停住了脚步问道：

“这‘逸居’是什么地方？”

那俊美少年回答道：“这是我阿玛最近替我买的一处宅院，让我在此读书用的。”他说到此也举目望望门楣上的牌匾，自谦地笑着说道：“这‘逸居’二字，是我自己写的。写得不好，请小姐别笑话。”

妙静消除了疑虑，跟着那俊美少年走入院中。

转过影壁，她被院中的景色所吸引，不由又停下步来，高兴地看着水池、假山、绿荷、鲜花……

那俊美少年也停下来，陪着妙静站在柏篱边，用手指划着给她介绍着院内的景物房舍。

不一会儿，两人移步走上正面的楼房，进入一间书房。

书房共有三间房子，外面两间是藏书室，靠墙摆着十几个书

橱和书架。书橱的门关着，看不见里面放着的书，可书架是明摆着的，每一个格里都放满了线装书，装在蓝色书套里。里面一间是读书的地方，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宝，靠墙放一个百宝架，上面摆着各种奇珍异宝、古玩珍品……

那俊美少年引妙静走入里间，让座毕朝窗外喊一声“上茶”。

不一会儿，一个小丫头用漆盘端两碗茶送来了。

丫环朝妙静笑笑，先把一碗茶放到妙静的面前，然后把另一碗茶放到那俊美少年的面前，便低着头退了出去。

那俊美少年和妙静一边喝茶，一边说开了话。

那俊美少年指着外间的书橱、书架说道：

“小姐看到了吧，那些书橱、书架上都装满了书，多数是话本、小说。你若要读完，只怕得一辈子。”

妙静试探地问道：“能让我看看吗？”

“能。我领小姐来，就是让小姐看书的，怎么不能！”那俊美青年说着领妙静来到外间，把所有的书橱门都打开，让妙静看。

妙静挨着个儿看了书橱里的书，又看书架上的书。那些书名，她连听也没听说过，越看越兴奋。她边看边记下了十几本自认为是好书的书名，准备临走时借回去看。

妙静入神地看着书，那俊美少年偷空出了书房，过一会儿又返回来。他走到妙静身边问道：

“你看我这里的书怎么样？”

“真多！”妙静转过身来回答道，“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好书。”说到这里，她问道：“这书全是你买的？”

“不，”那俊美少年摆手说道，“有些是我买的，但大部分是皇帝赐给我的。”

皇帝？他是皇帝的什么人……他莫不是在骗我！妙静吃惊地看着那俊美少年，用诧异的声音问道：

“你是谁？”

“你猜我是谁？”那俊美少年反问道。

妙静想了想，然后摇着头说道：“我猜不出来。”

那俊美少年用戏逗的目光看着妙静说道：“你使劲猜。”

妙静又想想，还是猜不出来，便又摇摇头。

那俊美少年哈哈笑了一声，然后说道：“在下姓爱新觉罗，叫载澄。”

妙静在明善身边生活了五年多时间，从明善的嘴里知道不少朝廷大臣的名字和情况。载澄的名字，她是知道的，而且知道是恭亲王的大贝勒，曾是皇帝的伴读，前年已到礼部当差，还是一名四品京官哩。她不禁暗吃一惊，心里有点紧张。

她不觉早双膝跪地，低下头用发抖的声音说道：

“奴才不知是小恭王，多有冒犯，请小恭王恕罪！”

“你有什么罪可恕！”载澄又哈哈大笑一声说道。

说毕，他抢上一步伸手去扶妙静。趁此机会，他拉住了妙静的手，边说边向里间走去。

载澄今日到“五柳居”，原是受皇帝之托，来买一部新校勘出版的《晏子春秋》，不期与妙静相遇。他虽然年龄不大，却是情场老手，对女人的心理极其熟悉。当他发现一个娇美柔嫩的年轻女子一个人来“五柳居”买书，便初步判断出妙静的身份。接着看到妙静买了一包话本、小说，多是言情一类，便认定妙静爱情生活失意，心情苦闷，才买这些书消遣的。于是，他蓦地生出一种邪念，想把妙静弄到手——他太喜欢妙静了，发现妙静浑身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魅力，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长得那么精巧、秀美，象是一个手艺高超的雕刻家，花了几十年时间，千凿万镂雕刻出的一尊玉人似的，很难挑出一丝半点毛病来。

当时，虽然妙静害羞，只匆匆看了他一眼，但他从妙静这一闪即逝的目光中已看出，妙静不仅对自己的盯视没有反感，而且对自己有一种喜欢，抑或是爱慕的意味流露出来。因此，他紧紧